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史魏郡王闡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
餘力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
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
郡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五上風姿咸仰吾
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
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二雅

是矣紫微先生舉某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
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几亦下世矣紫微
兼內外制人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
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文公魁姁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
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
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而朝春渥特寘樞府
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
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

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
翰林學士李公燾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倭終
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某時以西
桓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
留某以少師現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
姓之資偉然忠定太上休壽王圖仕之意
擢二机衡四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屋宰路控避
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與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之宜今政令未享水旱間作得一資佐度越拘
孽万機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

君上一言敢不具戴况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
不以屢書併草而麻丞相制有云 壽皇咨其
切直屢敷心腹之言 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
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壽惟逮予有與厥功尤
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墻之過勒致
及汗而中止既幸 使望殊弗眷懷又云矧矜
令士未嘗復支水旱之間作是圖資佐以贊繁
機越彼拘孿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
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益具載上語也此歲不
知者以其為褒稱太過謹不敢辨雲漢之章至

今竇臧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
之長子太庠壽丞以家問示某敢詳書之若其
戒從子初仕教端真可以為世範云

跋曰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
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
既不如昔後當不如如今如輕紗一幅巾短簞六
尺床无客目自靜有尼終夕凉妙絕一時皆香
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
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

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尔其
閒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
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
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回自彈不及聽人
彈又曰近來漸善无人聽琴高意低心自知皆
有自得唯言之祕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
詩云言者不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
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候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方
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

子房尔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為高勝
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
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
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
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為屠龍之伎故好之
者寡黃巖戴君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
而不悔号東臯安不肯作婁子業且死一子方
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矣而子甚幼詩

遂無傳乎為之大息語不及它要世異好如此
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
之讀出續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
隱徐淵子皆丹玄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
於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
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意无以答
其意夫詩能窮入或謂惟窮然後士望澤稱玉
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周窮則詩愈高矣
余之言顧何足為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悫字勅書

唐末勅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委工於書倉猝中
猶爾可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
得之古墓中疑即悫實之墓又言循閱唐史及
編年通載不著悫實姓氏蓋偏禪也余現勅本
委諭諱密必非施於偏神者治平守張唐英次
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栲机十卷載前後蜀事
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悫實
為黔南節度群為推官悫字惟集韻與喜同它
末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亦證正引栲

杻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性悖
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目王君遽
以為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於巴蜀又有維元
惡未就諫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言之
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
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
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
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
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
蜀凡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

為昭宗之勅則昭宗雖嘗播起幸石門幸華州
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
是為僖宗中和之勅无疑豈中和間僖宗已為
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
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它書未必無之顧淺
陋先懶未能詳考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君偶
未考檇杻又借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
貪而畏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夏石声大也故

曰若大鼠也易之鼯鼠使鼠石声陸德明擇文
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壹名鼯鼠始深疑
之考許叔重說文解字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
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沈不
能掩身能走不能真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
梧鼠五技而窮揚倮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
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一
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枝皆然土中百蟲豈能以
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窮處
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声若長哦者俗謂螻

蛄歌唱余既^得去技之說嘗於夏夜傾聽久之
篝火發上果螻蛄也披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
詩云食土引无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為螻
蛄而徇俗邪彌明石鼎聯局云時於螻蛄窠微
作蒼蠅声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者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
有江鄰几邀現三館書畫許或云梅聖俞作有
云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王作軸排疏：最奇小
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

有貢蹟邪

淳化本脩禋序

余嘗蓄一二禋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秦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本又其最佳者後子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演者用刷大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現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坎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於後天之說又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卦說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

相對此先天之說義之易也先儒以乾二者
為先天後天之功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
之序合以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凡
以散之兩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
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
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
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
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稱父坤稱
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為中男兌為少又乾

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
為山兌為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
詳考爾先天千載絕季麻衣得之傳以希夷系
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
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以傳皇極經世之書以王
禾叔耨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父疑
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阜陵大喜其書
留為太府丞同官為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扣
其一二後有現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
今見考卷悚然起敬始知校本失真為妄然猶

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季雖不
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一倍
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後生不能
加損毫末於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禮通出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正鑿其謬
聞書之以俟知者

溫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中二條見申國春秋
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知重

字豈無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
權爾被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
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王望臨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
陽公所為賦平山堂之詞也稔知貴州公是作
董仲舒詩云江都才了又膠西擾：諸佚等棄
之為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問歎賓誰後又師
長安父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鄭
其陳不足舉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

関二詩不无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
將群賢集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
能挽之还朝豈非命邪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集百歐陽其何敢望它韓公今現此
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斯更相欽服宜乎同
心輔政以效慶曆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邪
跋黃子适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所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
不已因略敘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适所臨乙
酉家承典刑具存焉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鳴
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去已南歸而
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
方脩然自適現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
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
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
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現嘗言先
生臨終時暑中得兩伸足簷外沾濕清凉欣然

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
范寥信中訪先生於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得末年余客受東嘉或鄉魯公以吏部郎出
守嘗侍坐論訓話尋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
曰皆孝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
博孝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辦之篤行之五者不
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孝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
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又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孝
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晷晦庵先生書此

以告孝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
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况以力行
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被召省劄
清與陳簡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
可為慨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情於
机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
謂其為高而已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

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屢儉承一持風
旨相與擣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
稭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秦
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蓋竊經季又以昌其詩
紹吳更化始得比还 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隆
興改元某就試南省先生以祕書少監為參詳
官某策卷謬犯 秦陵旧諱知舉內相洪方公
敬為之奏聞先王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息也
於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鬣神采照映恭
謙罄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狀

衣冠甚諱如見一人時以短絛投謝坐主或報
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寵以某多用諱事遂引
釁夏滕文苛數十條為言尤功感服寔寶藏又已
載於先生集中今見秦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
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報之愈出而
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古科魁選再登進士第
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記皆樊氏之先一武一
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
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隄碑言先生
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

千篇然則考八詩猶先生之細也。公頃既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因仲芳俱以才業自奮，今為湖南憲江西漕樞密，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躍灯童子科，某年七十有餘，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與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季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

裴楷鴻鵠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異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孟堅，孟通賦中蠟展好財以若不類而事則相関秉燭不尤，諳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賡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因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季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與老不廢書用季氏之体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亦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與別有著述，其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

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漢錢叔以傳為書其後且
將使諸孫誦之

改黃長霽東現餘論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為好
惜其說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就也
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詳校而寄之
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
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
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蓄古刻最
富論議不苟余現此書辯析隱與上下千古皆

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列公壽紫微董
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
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
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
見制作數識之旧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
須孰讀彊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
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
之尚有疑焉如朱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
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
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邕易惡

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体與其辭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額編而小之既全取族州琶
三字又移明易為惠系皆取其半額乃碧落碑
中唐字陽咏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疑以
為揚始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卷石事異苑
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列表在荊州時
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
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楊然選詩所
謂璇題訥行月者乃謂以三飾椽頭如孟子之
言攘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乞勿勿

雲林引顏氏家訓六世中書翰女稱勿之又引
杜牧之詩浮生長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時
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以推
以此書為證跋右軍其麓帖云麓似竹於文從
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麓从竹
在艸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
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
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
隱之為隱最之為家之類尚衆考既為小學而

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畫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楊州伯父耕識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未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彊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然歎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无衣无褐何以卒歲除桑載績又兼文上而言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

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太后親蠶遂為万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為擲夙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置它務不務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潛全為意民事概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八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為之圖擊以五言詩一章八句農桑之務曲尽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躋之未几

朝廷遣使前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進之
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
宮書姓石屏間初徐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船
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少帥僅揚麾節十有
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并俸
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官處時
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
欲以詩刊諸石某為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
呼士大夫飽食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万
乘主乎 索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

幽隱此圖此詩誠為有補於世夫雷体塗足暑
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蚕繅織經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
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持無汙吏暴胥以肆
其毒人事既尽而天時不可必早僚螟螣既有
以害吾之農夫桑遭兩而葉不可食蚕有變而
壞於虫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
不知也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以壽
字壽玉一字国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夫嵩嶽圖

四前在中卷六下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
之絕境也大父為登封宰家間旧有嵩山圖丹
青故將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
二十四峯詩於左右其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
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文僅得生全故庠數
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某
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俎至擺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不
有序文及詩知其為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
拱璧貢我家旧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

書之移于桑石於是某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
作注字使弟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
父生於元符三年小名曰嵩家藏書序詩元符
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摩面壁處作菴其上
後山先生陳無己為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
元年則辛巳歲也墨潛書潛即參寥子以二者
考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字也試可參寥集中
多有倡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
傳焉二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室
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

為紹興七年丁巳而某始生既不獲建事而登
封旧治尚論於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己大
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
碑者可以想見大槩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
直學士掌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
碑銘中後諸父系贈至少師某始追贈太師齊
國公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
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
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
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其書不相聞
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
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

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字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脩胡君仲方築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一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

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季 所集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適之者王也許叔重左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弟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兩閑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又是三策中言天之仁受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
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
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
之言春秋多用公年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
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
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礼不行對策為古今第
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右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
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
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

於斯先其它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
太史唐鑑為庶几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
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玉篇為第一它本
皆無之前後增委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
王杯竹採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耒哲仲
方得此由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
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言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篇

李公垂詩編自号追昔游宋宣獻公手書之可
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

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於寺禿
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惠先如砥礪列
於璠璣中益歎前輩之雅及也宣獻父名臯不
惟於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
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傳洽稱有
以也先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
之偉如此人品貢可與文饒相上下借乎二公
德度如此息離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撥禍
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詩人之意謂斥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為之也

牛李二黨更相李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
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
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
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
之旨也儻爾邊豆飲酒之飲特一時之適耳使
兄弟既具而無它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
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
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翁而無間則其樂至於且

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
以宜尔家室樂爾妻奴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
言而肥家矣是寃是圖重其然子而後篇終兄
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寧用氏昆仲俱自上
庠未見以祿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
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考懷不幸兄亡矣願
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
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為之感歎不足併書
古詩之義以道之因以勉其後人毋隳此意以
保其家周氏其有異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
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
之至今廡宇有戲絲堂猶以為盛事萱堂林先
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游頃歲客投之初登堂
慕想棠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孫晉
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敘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
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市衣與大臣為寮支
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於毗陵史君薛士降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机及馬隆贊于余於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晚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築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衰前後衆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道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馬武侯之陳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為苟道且

曰諸葛不死禮樂其有異乎蓋以陳知井田之制也毗陵掌問余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取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農北閭族黨於為伍為什即其制也毗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方十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為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為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考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事益办者此也項羽敗亡

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少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八畧無後繼音問既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乎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於八陳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考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物吾作字故尤奇崛

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允

劉資政游縣系留題

資政靖文刊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於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閑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均皆孝宗盛

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
尖石固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
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為奇
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某生腕不及拜公親
聞介菴少卿趙公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
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畧中原日為恢復之計調
兵造甲諸郡頗擾妾指言其非是或諧於上曰
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
趙顏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
何疑已向寂然久乃知列公夜對上徒容問曰

聞鄉盟中有人笑朕所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
對曰至主所為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
之上意賴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
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
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
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於國者妾矣某年十
六時侍先太師任柯山兄弟卒于郡庠者二年
顏聞卿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為士固窮力學
以致撫任不知其他也某四明汪出表弟之子
之彊力學決科作邑茲尉聞其居官殊有可紀

校杖^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奉大成殿建於至和
二年頽圯已甚吾館人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
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具
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刊公布衣時
因鄉飲酒禮之成堂言謹堂壁閔以勉後季而
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某取而讀焉
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槩
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
為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識豈足為公道
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

之者寡此某所以不能自己于言亦不嫌於大
詳也頃宣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
聲後為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為守為倅公之
餘慶殆未艾也

跋表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迹較

慶曆詔郡國立學而至教官者才數處多延致
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為之師我高祖正議先
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
下是時赴鄉舉者才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
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賈袁公爰羅公適曰

二三子學業既取不應有妨里人薦名於是舒
試于鄉表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
選實為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凡表以易更
三至賦名於時而表之著述傳於世者有韻類
題選百卷後季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為
郡守相得攻甚有还新啟可俟書龍泉何氏留
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芎板一
為除夜如別乘一耒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為膾
炙正為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鞞可

公一夕錄數十百頃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
之前輩之不倦於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
之高第誌公之墓當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
為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某隨侍括蒼於郡齋
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模遺其家此外罕見公
之遺文自少季賦最重韻數之書竊以為古今
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可
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
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日之下必有賦題故以
題選為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

蜀有書林号為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於此書
之間其實又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
五世孫樞錄公與東坡同管事迹及豐公所為
銘謂某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
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異有孫字質甫
好古篤學教子有聞子時薨名鄉書變以吏部
知九江樞以特科為丞變之子肅甫一孫字叔
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
科其母殆未艾也羅公亦為抗之二車與坡同
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

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敵向異同之論是故
名動四海号稱三蘇亦為坡所深知意與公適
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時忠甫居
城南相見如平生次季校中所有小聞必詰其
始末而是正之畧无隱情嘗曰性直言恣執友
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某曰朋友道
衰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始終三年往來如一
日又自言曰與某友謝君黔講習謂為與某秋

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
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其在自古以為難
讀而公獨熟後而躬履之式齊魯公逮時以吏
部其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為善本嘗問
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則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
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
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
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
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
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
名鄭君寅宰言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
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誦五羊移盥太和鹽酒
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劔器行哀江頭二
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猷二帖
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地山谷後為金嘗為之
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
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李路好古有素鄭守實

知樞院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傳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馬融卧吹笛陶潛漉酒中

邊韶畫眠阮孚蠟履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放樂暢達逸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為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於卷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

之尤為可宝余於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邪坐客為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曰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犀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紫世為儒某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
生三子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
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
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
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公少南為博
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寘之昔選声名
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
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煥力孝未効
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於梁丞相

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封之有以得
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
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
公之弟四子孝隆棟實為某妻之姑之夫獲聞
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
范吳興一判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
未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
以考宣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

進讀嘉歎再三遂俱真弟二甲首公既得官時
何丞相文縵方為內相徃別之何公曰如公等
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踰冠對曰偶叨名
第且欲歸山中讀本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
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陞楯河知亦歎
咨天子方將前廣問將軍焉用免冠為高風色
側謏臣目異日庶伸壯任眉更向山中讀書去
功名如朽不嫌遲然公竟自朽橫翔三十一歲
為高宗朝名相茲得敬現詩篇遺墨敢識日
聞于後列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

向蕪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為山谷印不晚席
帝所清閑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
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胃次山高水遠筆端
雲起夙狂可謂曲盡矣閔全李成皆世名筆豈
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
此卷尤為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豈作贗本去
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鸞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

見雅集團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
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鷺鷥同飛蓋者又有詩
云夢入平陽旧池館隔蒼猊口吐清寒皆為此
也掌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詩多少六朝吳廢
事盡入渙樵閑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
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為恋而樂荒閑之野
雖掌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群飛皆有生意
曾次可知而知

二 跋揚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 跋淵明泊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爽

求去未得尤有感於聊言坡公猶以名徃過分
日負憂責吾漕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
寺帖可以吊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編排官揚
渾父為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掌書考卷
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
送以詩有云為漢寢謀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
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別余自廢退十
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選由李館

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
念疇昔逐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
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
彥通字叔連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
遠公不與脩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考之十八
賢傳遠公卒於晉義熙之千二年丙辰年八十
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於宋明帝
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

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於義熙之三年丁未

遠之亡修靜才十歲况脩靜宋元嘉末始末廬

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

矣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

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

矣固宜相從始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魯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
為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
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深之書乃有其三曰弗

適声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
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
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獻則未免
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
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
冰自勵清每畏於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於天
稟現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魯文清
公乃得此名公諭為之翕然某初筮永嘉時侍
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
守凡事以為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
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文更事任已有所
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仇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鼇郡人李公部号跨鼇先生有書一編名仇書觀物先坐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仇倦也丁度謂字或作仇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仇而釋者亦云倦仇疲憊也先生之書以仇名蓋示其倦游不晞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四陌有仇字與處同者注引方言倦也然則

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驚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飭而有飭集韻飭胡官切履飭亭名在上谷履謨官切說文解字飭極虛切相跨飭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飭从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 欽宗廟諱廉名弟三十一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驚卒於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飭从谷亦極虛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卻絡皆从此俗書與山谷之谷无別風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為丸執執等之丸恐飭之凡皆當以丸

俗書與丸凡無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飭受詘曰窮極倦飭俱音劇倦飭疲憊也而說文飭字徐皆通釋亦引上林賦微極受屈謂以力相跨角微要極而受屈也飭竭戟切飭極虛切聲亦相近疑即飭字也跨獲之書不應取跨飭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僂飭之意耳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事已在選中正用倦飭字而有司以為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余君撞編大易粹言列於龍舒又自著書名曰
蘊書以八起數或問其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
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亟文二；天地也人
去吏交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究之利口謀
之手執之時也時不可失疾也令意氣至切集
韻於去声七志正引上之而又於入声二十四
職出此字亟為亟至亦引上之而云或作局亟
余君既擬太玄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
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十弟未知亟字止
用集韻為據惟復別見它處其下又加木財未

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声為止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各張古吏三篇近歲鄧公喬
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
于後時在翰苑仍効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未
官府印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旧印鑄
於景德二年蘇鄉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劍

舜疑為裴是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杞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
後世皆以為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技
駕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之如
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凡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壘：千餘言一出於正
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
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折河東鏡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賦吐谷渾
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
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韓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旧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
忠公為相一切罷之路公嘗云宰相事体都被
富鄭公壞了茲現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
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淫
之而師中亦凌慢如此况他人乎

趙德父帖

趙德父為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
公無名燕者而黃長濬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
次曰景公竊者昭公子與此銘金當以亦為止
周亦女及散亦示人名此謂仲忽為以魯公路
者無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
形声假借魯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周公祭文
王之器無疑考古之雅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必之刻削窮絲髮
內行筆堅初鐵屋石人无能及者非其天性甚

寬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
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後偶
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西補圖畫院祗候
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
種風氣豈其是耶

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
逸老為草字外人亦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

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焉戊是時
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婁之迂徃旧亦得其八
僂敬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益長史素有此顛
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号聖采為所居之堂得
柳軒豈亦其家耶某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
間及識其人此卷本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
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年
方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
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倉昔為之傾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當跋復古編頗詳考蓋
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規
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其與人名
先而此云追薦止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
其間以祖為但以轉為禧以薩為薛之類是終
不款書篆法之所无也

跋季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从竹从夭而字書不迹其義李陽冰云竹
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

州兩枝開卷一閱竒款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
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於紹興間嘗以
坡公真筆映之前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
其上故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漢文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谷所稱至梁枯
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於江濱者何
邪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獲逆如唐之默暇神誼之奇功似赫炎登
弟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
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寵有邦用能保爾假
山川土田傳祚永世又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
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
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捨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蕭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
近於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

辨然亦奇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陸法言切韻
茲見樞密字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
可宝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益節
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旧有此鈔而書
之恥抑彩寫以意取之恥有可用之字而畧六
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
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
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
于左庶來者得以覽現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未
題令嵇吳氏三一外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

法殊精豈亦彩寫之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為最顯忠獻公為之立祠
忠簡公為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五記成而
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年五十矣忠簡之子澣
將漕江左俾某書之將登于石某為何人而敢
與此顧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
之門叨末弟時受忠簡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
幸得以惡札託名於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
相則出於司馬叅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槐皆
以畫得名於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
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凡人未有能發明仁
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
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定何望焉自伊洛二
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
指南一卷樞密黃公祭院公皆深於此者立沈

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
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
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
無所惡也則曰則是當好惡之時曾中元未了
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
不仁心无不仁此要約處不可豪厘差嗚呼此
言旨哉此論語之本体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
貫亦無以發五峯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為說
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季之不講
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

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
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
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
布衣寄此書自叙南郡知獎甚深蒲坂會府則
河中也又曰經術異於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
海維州也文正未嘗任於濰亦无北海之稱南
郡亦非為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
俱不平闕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

謝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
州范天章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為
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為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
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為通守而諷已為天章
文正知睦州蘇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
知郟鄏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
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未
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村異尊然則集中詩
及書皆為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宝曰
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為濰州

政和始以青州為齊郡以濰州為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其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於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於家也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馬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親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後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衡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

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叅政莊簡李公時為大守無兵可恃函設方畧招潰卒於郊野厚待之以為用戚與其副並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夫射副馬前大畧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列晏率兵

救之晏戰死弟三帖所言巨劉為此也嘗巡城
親以鉄扇障面而賊箭止中之危機屢矣田曾
問於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壻也嘗
言公當危時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
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
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造人至一家慟哭既
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故將士用
命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之現所與給事
傳公手帖則所益信二公甲人忠義相勉風節
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於淮父死於君子死
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
荆公嘗任從班丞相流之孫也為之墓碑甚詳
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為之墓表是以
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旦使君崇規先以墓碑
示惠來晦卷跋語課東萊碑銘今復存當不為
求之其家吳與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
多故因亡其本吳旦一日又過某曰近從臨川
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

真蹟歿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憾然為書且
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其何幸乃得以
郵札託名於斯彭子澤跋彭子澤甲寅奏藁并目錄子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內
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厲精圖治群賢在列曾
未几時而權臣已寢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
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旧季受眷最渥
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某在東臺同中
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

矣三人之言皆驗於後而公尤為曲突徒薪之
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名遂列邇聯獨公不及
見今日為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
藁及日錄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為流涕公論既
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於九原矣欽
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
昔病中扶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於隧碑不
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子澤

跋韓熙載投吳狀
揚竹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温已專

政矣九年温始進隆演為吳王而建国天祐十
六年始即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為武義元年又
傳至溥改元順義温左丞相其子知誥為左僕
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温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
已歸知誥立逆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
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
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
隱高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温即知
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為司空采奔丘維
為司空乃在大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

熙載文章擅一時南唐謚以文靖此收雜挾戰
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靡之體然詞翰俱勝
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
益忌北人多醜之遂至自汙要其論義未嘗少
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
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
云一瓶一鉢垂老萬水千山得來亦此類
耶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
效向蘇林拘偽楚檄藁

人臣礼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悼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亦足以奪其氣偽楚虛有其表中心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万一建君主龍天之謀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变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後敢祭邪封府庫以臣名奉 昭慈垂簾而上空綬於 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机豈此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薊林蒙規

薊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吳国及郃倅

既遵行維持於前二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為深長既聞於郎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為文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礼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也得有不立規矩以驚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為庠校當有行於規矩之外者而况家乎臨武令為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吳未艾也既以薊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宋文公詩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旧俾待罪經
惟寵光殊變莫无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於澄
碧殿因獲縱規清繳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
捧手從游天顏益溫命宿玉堂之直庠顧謂臣
此會不可以無記臣亦思叙感遇之萬一是夕
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
其韻華袞衣褒下飾小己雖聖主所以優禮光
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
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皋陶颺言裁

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荒陋焉敢言
詩而乃上勅齊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
之所未見視臯陶抑有光焉儻不能勅之堅珉
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季淵奧
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
意焉有曰路民期仁壽有曰朕瘡天下肥得以
見陛下之用心有曰尸護万年艤何當至庭
祀得以見陛下之志若夫鑿嘉謀以起勳
業則非臣褻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
臣不佞苟宋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尚庶几

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吳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吳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冲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礼部侍郎高公閱其一也先少鄉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某因得剽問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先集讀之其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合

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為之歛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之因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於是得昔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之實而無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教語維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土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一鬱於一時昭聲烈於万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某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七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賦

濟河焚舟賦

焚舟志在立功為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
 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
 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讐昔秦穆違蹇
 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
 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

拜賜全師再出俱懷奔北之羞雪耻不
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
呼即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
君之專任也當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
媿萬全之策今為賈勇願收一戰之功
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
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
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願吾壯
志已為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

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
焚烈燄奔電長烟走雲俾歸者以絕望
庶徃焉而立勲回視歸途渺洪濤之千
頃示無還志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
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縱橫池河
內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
濟封郁尸而洒泣挫扶強晉既聞國恥
之湔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
而徃也非徒誓于擊而成也非不悔于

馮河百敗而勇氣不驚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於秦師類湛舡之項籍悲不還于易說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既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神折衝為韻

本既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挫摧

奔突之鋒窈原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為本苟并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殺而遠遁蓋朝廷為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覩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帷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奇兵勢既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威稜之振也足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為夫儀則人咸想于風采我何勞于嚴色宜其上兵代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尊俎兵

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于敵國
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
以輕量于大臣今也後又垂紳而搢笏臣主聚
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
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
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
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
氣燄不可響迹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從風而
自靡顧厯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
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祿于

一士噫子玉不去則為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
楚之強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
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堂豈不見
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
侵疆彼有威卻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
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
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
神折衝九有自聞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居
宜其有福為韻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
誠宜仰以驗之太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
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
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
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
覩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
之理王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止
則錫美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
其地備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
期時和年豐而人改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

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
可繼越人遇此終推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
苻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為之疾徐
超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
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
馬遷之史所之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
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
况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為之統首
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

在元枵之次徒致鄭饑既居析水之津遂與陳
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寔昭
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
衆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
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賈索之星王者以是
攷星次之依居知天心之所與歛時福而民罔
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與而歲
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听賦
以天性明達好
謀能听為韻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魚能听
之明願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衆聞于羣議
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與念四方之未定
謂不容干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
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臧屈羣策以魚收又
能審听观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
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
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為最高雖独称于赫
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辞或悅于
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

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
蓋由于天性願將軍何以教深圖東嚮之功非
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
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
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
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為真王
為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
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
無豁達然而助桀為虐者豈居秦室之富養虎
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

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批鞏戊卒能
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
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
多士智難合于敷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有此改
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脣膚之愛封
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
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兼听人
亦為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
翦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以開未從仕聖

人使之為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為蒙嘗尚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為非苟于利祿學子所期于官使春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現夫心本爰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哉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厠于王臣開也候尔有聞欲然自視謂吾

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难求萬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為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資于

涵泳志有同于會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
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干祿而
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干爵祿迹寧滯
于蒿萊厯攷闕里賢惟子開固异夫何必讀書
子路飾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
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
已則猶歎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
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傳檄而定為韻

以今天下可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作乘破
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迹軍書
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
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也無不徯我則聞吾號
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于以
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思已深
萬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徯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欣聞乎大號
尺書所至自平难于當今是宜叙百世之仁恩
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

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
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抽羽
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
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
帥之至欢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
膝老穉聞風而息肩所以先武陶儀函紙首安
于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
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
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
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

繫俾尔懷德而畏威俾尔救功而底績掉舌而
賢五十騎豈勞辯士之隨凭軾而下七十城何
用狂生之嚮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
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
而聳動之與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
郎止論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遺誚于高麗皇
手哉銘槩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
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听方今
檄書風馳而人望中央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以仁孝之道二

致同源為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异体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于尔殊人或多于自异語其大体則似有异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克究厥本源是理曾何于二致現夫惻隱素稟愛敬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志由所性雖兩魚之難備安有

他歧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鈞深探蹟而言孰云异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真淳當戒波流之蕩曾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政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論是源也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

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銖
兩先後豈殊末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
爰則無差本并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
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鄩
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
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
有虞之体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
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于日
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异教信夫仁孝之
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
而鳴為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而道自任在當時而
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
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致以亞
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于窮老
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
独能以道覩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復入聖人
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
鳴其願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

之教大誓于時茲蓋二百餘章今皆立教之文
三十二篇今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
乎心而入于耳茲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
之恥時將駕說鼓木舌于諸儒經本吐辭和金
穀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己況之說
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
衰之已而如草木無穀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
穀而人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
久而愈盈固异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
之為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

時衛道也信同穀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音
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
樂鄙弗能之后夔鏘若鈞天小為文之韓氏故
能倡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臺之猷今
豈巧舌之能騁天下之鴉兮豈好音之孔懷俾
衆議之不惑由大穀之孔皆且异夫卿雲最其
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只見于
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
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然
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

墜... 終

... 終

... 終

... 終

... 終

... 終

... 終

... 終

... 終

... 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七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賦課王內修政事原集別有試藁一卷其目曰宣
武大度同高祖賦宅道炳星緯詩策三道注
以教官試又舍策問一卷合御試召試省試
別試解三篇今茲缺佚無憑錄刊擬問凡
十有三

嚴備為韻

受降如受敵賦以受降之際亦當

上將甚武神机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
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於已勝類彼臨戎之日
以備無厭夫惟兵以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

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
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
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無醜
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
惧見于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
交綏之地敢恃敦厖莫不肅我軍容戾予兵衛
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
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塵焚其櫬豫防一旦
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
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

之何必招携之日乃同禦侮之時盖念犬戎之
难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
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
耿公明此遂終定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
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畫曷若我外弛金鼓內
戾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
如犯順以欲為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
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
角于鋒鏑者敵尚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
當今也勅敵雖聞其誓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

吾之為備也既自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
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
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人果畏威噬臍
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軍而後
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烏不廢戩兵
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以渡江擊楫誓

清中原為韻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
復清兵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柁備言素志願恢

天子之京時其典午忠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
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
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尔乃緩引
蘭櫂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羣心
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大夫江吐我赤心
忽形言于剡木指夫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
戰塵久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掃
願鯨而作誓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
夏未平尚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
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網雖不舉也

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強敵而
氣吞偃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將
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
法駕之尊果能扶神器之貼危拯遺黎之沈溺
長淮以北也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志除夫
荆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
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鄒漢臣之擊向使
無妖宥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蠢爾醜類
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幕庭而一空振起
江南益大忠興之烈掃清異朔遂成再造之功

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
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
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
食漿以迎為韻

民意胥附生師出征持簞壺而成至寔食漿而
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覩
仁義之兵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
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
拒橐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

師之所規夫老幼紛至饗殮共持我之至也救
民于水火彼之近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
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
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為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
有再生之喜踴躍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
而來也知父母之孔迓願慕義以昏然非弔民
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周敢抗衡其小人以
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劣兵以殘民者就肯後
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周秋毫之
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來皆裹糧夏

衆咸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
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迺說遠歸也衆
無携貳又安得輟仰事俯畜之物見心悅誠服
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
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之
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醲酒以犒也
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
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
異咸籩元黃人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
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

飲衆者為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之
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于
壺漿箪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以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為韻

災德繼續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
有為獨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祭飛騰之會
統制方維迹其奮宛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
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本自于神聖而獨復興
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成正戈之武焉

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
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
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
而興協彼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
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
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亂竄掃中原之鹿逐
尊既正于九五詐遂興于百六爻究位天之載
允協義經詳推闕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
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
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

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
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北應金刀
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
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
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
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恣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羣龍回颯既止
于九縣慧雲寧見于高鋒靈旆自甄類五馬渡
江之化功臣皆厚笑曰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
將也有鱗集之歸驥如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

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
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為弓賦 以修身為弓發必
中矣為韻

學貴務本志當遠中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為
弓正以不他曲盡筋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
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
存于吾者苟不知審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
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之
為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規夫學問尚志操修及

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吾
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為慮以動
動惟時罔蹈黨偏之失尊而發發必中宜先審
過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
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為
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
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為的而思為
矢彼有忠信為甲冑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
為樞机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者括謹
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鳴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
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已軻言如射之
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
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藏者曷成功于射隼
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蠡理既無邪中斯可必
肯同說遇一朝獲禽以為良尚小儀成終日射
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
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体直自然誠立
以自修殆將覩德于矍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
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拙于戴記其直如天道兼
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為志者中

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
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
廢前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以尊賢則士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
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克庭之望
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
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偕進士乎慢士則雖佚
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撝謙則羣

髦興入任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書接下鼎烹
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
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
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歎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
來榮軒冕之華去耻山林之入望疏曠者拭目
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
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聖人在上既聞
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抵士雖
貴于求仕位尤慙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已進
退觀道興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

嗟晚則離蔬釋躄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
而恥也豈若吾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
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
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恃祿位者因明月
而按歛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
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
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
騏來西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
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神論見而賜璧者非捍闔
之言又孰不思棄商築來趨舜門盡令雖水之
謂王公尊賢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攻媿先生文集卷七十九

四明樓

鑄大防

青詞

謝雨青詞

驕陽為虛方懷赤地之憂甘雨應祈實藉皇天之賜
敢陳菲供仰答初心重念海邦夙蒙道蔭斗柄外指
久安城廓之居華蓋橫陳深閼山川之秀在東南為
全盛之地故民物多盈滿之災年方賴于屢豐旱忽
驚于已甚嘗憑殺士恭禱靈漱沛為三日之膏霖畫
起四郊之嘉穀爰依琳宇敷演瓊科上以酬莫報之

思下以成將來之福恭頌九霄降鑒八表會同蠲愚
俗之愆尤洗陰陽之繆蓋自今以始咸與為新倉萬
箱遂有農夫之慶五風十雨求諸鄉國之休

人日設醮青詞

春陽伊始欣品彙之咸亨天听不違冀忱衷之
可達春惟茲上素節名成止綠累歲之災傷浸
有陋邦之氣象微臣假守道蔭曲加曰兩日暘
禱而必應多忝多稔幸此少康然念方蟄而雷
恐陰陽之未順歷冬不雪慮疫疠之或生茲改
王正迺消人日即黃堂而辰事按玉笈以陳儀

用徽福於斯民以折禱於新歲伏願璇霄風駕
瓊侶來游回千里之和風掃頻年之冷氣人情
安泰永消愁恨唯息之聲農事順成無有以溢
早乾之苦

疏意

伏惟比年以來此邦多故飢饉疾、民用弗堪
早潦大風人實無告雖幸去冬之雪靜莫知新
歲之皇由况寒暄不齊憂氣序之非正而愁嘆
未免慮陰陽之或乖先事而折于今敢後長用
訊嚴公宇祇集道流卜今月十七丙子之辰設

醜一百二十分位伏願教類繁滋藻之荐鑿齊
戒沐浴之誠敬愚俗之往愆四海陽之叶氣麥
禾充廩田里息肩允預禱祈咸臻康樂

禱讓風潮青詞

風烈必變亟叩元真天听下逮遽彰妙感惟茲
阻山蒞江之地間有折木奔居之災千里病之
一紀于北春而先卜既飛靈之有祥秋以為期
果狂飈之火震暴亦几於磨石飄不至於終朝
仰憑道陰之加遂息人心之恐迨望日月盈之
候寔比自潮溢之時海戶傷弓或作登山之避

農夫釋耒居有偃耒之憂帖無不驚生以全事
是用流嚴遠宇敬演冲科固知大造之唯嗣尚
冀高靈之下鑒康令罷儀咸載洪休萬戶千門
俾人、而康樂五風十雨期歲、已豐登

郡治禱火青詞代天自守

叩頭反大事豈由人仰首呼天言犹在耳因集
尹告新之政報上蒼救物之私伏念民、庸陋
至堪壯誠自信比膚臨遣未試香宣惟更道之
未閒賴神靈之有助春耕伊始當臬園以願豐
夕陽不遑思為民而祈福自去載拔莠之際念

與人奔命之疲默禱方勤延喘遽息願之將而
至此豈薦藻之敢忘斐即琳宮敷宣瓊羅恭願
高直歆登天道於茲年授順成喜見曾孫之稼
園闢寧處求消回祿之灾凡厥有生咸之善利

收祖母九金青詞代二叔

涉此纏悲莫贈終天之痛叩謝收禱庶寬長夜
之思伏念臣母某人久處人寰傾依道除方當
生前無恙之日願為自後至深之謀雖一旦音
容之遽亡而頃年六箇之猶在爰因降祭恭設
醴造儼万象以森羅振九原之幽滯母氏聖善

杯捲之降如存天監高明盼望之道不遠伏願
星官下墮雲取未臨凌棟朝真默想慈顏之超
度垂休錫美敢為嗣子之私圖稽首祈哀叩心
請命

壯氏從姑保安青詞

卷路驚臭屢投洪造罄居孤藐敢負初心伏念
臣妾生則多艱晚方有託良人分薄十餘年甘
苦之同末官途窮二十里駝驅之役還鄉未及
感茲已深加秩女文祐危重寸心之震揚俱嘗
請命賴以到家施擔云初登棺遂已追痛劇疴

綿昭之際枕勤礼干依均之心方振觀之既安
亦寓居之粗定併陳二醜巧薦九區上以資源
夜之超昇下以折盪川之安穩恭願歆藉藥之
菲俱鑒螻蟻之微誠拔濟沉菟逆徑路於真境
保全教口期粗適於餘生

景孟日奉使逆醮謝青詞

璇樞九重板又况表之達軺車万里平蒙道落
之餘莫吝初心虔修淨供臣等敬將王命遠使
虜庭奔走風埃顧豈諱於艱險馳驅原際亦深
懼於顛降遠此改轅苟無乏事既遂生還之奉

敢忘昭報之執狀願天馭下臨星官執次款此
日蘋蘩之供佑雨朝金石之盈九考禱祠咸膺
福祉

九幽青詞代表弟

自古有死猶我父之痛深謂天蓋高惟誠心之
庶達敢傾哀訴仰叩上真伏念臣父某坐無母
慈長有家難羈卑万狀流落几年特抗老之不
凡期奮身而有立一入太季登遂橫翔三仕中
都率那善者王陽自奉天下後怪其奢並軻龍
言外人皆悔其好疾惡不避賈憎凌多退雖無

以自存後或可以他望禍生所忽疾秘不明初
驚食指之傷遽徹右肱之慘莫甚蓋棺而遂已
令竟阿之孤嬰歷血以長号悔將馬及追念坐
前之壽頌敬遺自後之食言事至有亡時更終
七爰併修於淨醮用專薦於幽途恭願時鑒忱
哀俯聆免痛將使怨家詛語家汪力以銷除口
過自那過天恩而萬條徑起冥漠永得直達尚
全若塊之餘免擠溝壑之苦

孝男九曲青詞

魚又何怙莫酬生育之恩謂天蓋高敢控哀祈

之擢伏念臣父具位某稟資疎真奉職公庶官
游備廛於勤家食弗營於生業晚猶未格幸
分鹽浦之麾命實高哀幾卅溥浦三疾僅更十
月之久曾靡一朝之安以法令而為師粗知無
媿飾厨傳而稱容誠有不批謀箭既各禍机隨
發豈期歸路遽缺絡天開門化切於攀號伏觀
屢遭於阻滯甫到家之決日驚辛哭之在辰依
道教以追修同母親而附度按黃籍垂科之典
求朱陵受鍊之功恭願罔鑒哀衷府款淨供校
冥途之憂趣蕩宿世之愆慈仰觀慈親俱遍遙

於其境更敷善利廣雷句於屋生

疏右語

太上慈仁垂金闕度生之藉真科深妙者玉匱
盟真之文拔濟群遂悉超苦趣茲延寂土仰會
高靈章醮式之告圖諒孝誠之昭格願考妣俱
蒙於懷度庶雲霄各遂於超昇仰謝天恩少伸
子道

馬氏達黃錄醮青詞

太上垂慈著金闕度生之藉下臣請命陳玉匱
盟真之科竭蝼蟻之微誠修蘋蘩之淨供仰祈

洪造俯照丹衷伏念臣痛念慈親嘗仰許願言
犹在年遠縹風木之悲孝歆寧神忍視枉罔之
澤遂同群後但登信心足寂士以合謀據靈文
而藏事棟宇器用則深圖錫帑威儀特簡則務
極精嚴闡教於九、篇進德之言建壇於七、
日昼夜之久用以答揚先志哀對上靈人同受
棟之門廣脩念生之衆近則闔族親姻之堂施
及同時附度之人或飢饉疾、而致無辜或水
火矢橫而沉苦趣雖由宿業咸遇大齋洗滌罪
愆超登心淨於以資世氏飛昇之荐于以明道

象極護之仁恭願隨馭下臨星官軌列歲神密
通眸望階通教曠蕩之思空鄂都之滯獄技幽
冥之境清岱獄之羈魂三塗五苦咸与惟新六
道四坐賜之更始照臨所暨福利惟均

城中懷火青詞

枚焚既定高便扇赫之虞請禱日繁盍卒振除
之礼敢躬祈於帝所度永息於天災言念比邦
久無異變地有融風之甚遽遭謁火之驚烈炳
長煙恍若雲地之起連志接棟忽為瓦礫之餘
豈惟戶駭而人哀真是神焦而鬼爛憂惶前所

祿養嗟无及朝之飯一僧移患躬塞塞錫類日
遜：賦政優吳郡知賢仰 阜陵清忠与公恕
餘慶啓昆仍
贅倖丹丘目眼看康濟泉同朝叨獎予侍坐得
周旋妙畫多傳宝道文命細編典刊今已矣西
望涕潛然

陳文懿公挽詞

衆口推文伯何人識吏師義襟惟古有心地只
天知至死終無玷平生本不欺在公亡可憾犹
恨哲人萎

文最宜為語尤能簡上心周旋鑿掖久惆悵玉
堂深去因身仍遠還朝病已侵三山風引去雲
海竟沉

珍館徑歸鄞人犹望東釣郵傳千里訃哀動五
州民躡踊森賢嗣攀號感路人公乎不亡矣哀
哀看簪紳

宅相惟公久伊余忝後塵十年追桂籍兩禁踵
詞臣接武參吾舅承顏奉老親幸成三季士何
意失斯人一別屢經歲歸舟已及門方期情話
悅空訝語

未有斗号幾不忍聞雖一時幸免於歟隨而萬
衆未忘於夢愕春鄭回曾復於回祿况宋人亦
祀於盤度爰專羽流大開瓊笈即二亭之宏敞
尽五日之精專恭頌天鑒斯昭德班就列斥矣
官之執屬毋使後然驅南海之幽刑亟令遠狀
保公私而俱泰撫凋瘵以圖余允与禱祠悉蒙
社佑

疏右語

大道無私物常善救厄民有欲天其必從矧茲
穰禱之修祈免鬱攸之孽冲科既演景既旋臻

願銷謀、公、之社永息、歎、之官仰資
法力益奠民生

從子伯時九出青詞代諸子

無父向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甚高敢叩唯誰
之造歎神駒續之慕輒效蘋蘩之薦伏念臣父
某賦性謹恭居家孝友律身而事無過忝後
而人不問言周官某之素悛意官逢之可望
嬰沉痾遂棄諸孤歷數平生疑無媿作尚盾宿
障未則存沉有收弟以先亡亦慈依之所痛敢
因字哭併預追脩願列祭之垂慈深羨稟之受

鍊三情聖境陪僊馭以逍遙之趣群生尽真途
內超度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大藏經卷之...

經... 卷... 第... 頁...



